

梁巨川遺書

梁濟 著 黃曙輝 編校

十月初七日臨死再告世人

不知世間有生可以行樂求死實為

也然而我壬子年以辭職書中引孟

句云所欲有甚於生者是歟後語

玩索孟子下二句所言則知我已權衡

死義利之間矣我幼年受歷史先賢

諸語以信義為前提壬子癸丑甲寅

間祀神則告於神祭祖則告於祖身

清朝身軀革之際思致歷史節義之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K252.06
L402

梁巨川遗书

梁济著 黄曙辉编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巨川遗书/梁济著,黄曙辉编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617-6192-2

I. 梁… II. ①梁…②黄… III. 中国-古代史-史料-清后期IV. 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1253号

梁巨川遗书

著 者 梁 济
编 校 者 黄曙辉
项目编辑 王 焰 陈庆生
审读编辑 李剑雄
特约编辑 张金鸿
装帧设计 劳 韧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杭州富阳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 开
印 张 14.625
字 数 354 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
印 数 5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617-6192-2/I·456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品质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梁巨川先生像

漱寰先生惠鑒
讀報知
巨川先生遠文已
哀輯印布正思馳
書奉乞頒承
惠簡先施感幸不
可計餐次
而後更檢
伏卯錄中一段敬
讀乃
知

梁启超先生来书一

先生所以相期許者以此其厚而發起
所以遇

先生者乃以此彼其無狀今前事渾不省

記而於教者

他詞

(一)自諱飾其罪一不蔽

之學不鞭辟近裏不能以正誠負天下
之重以虛虛慢士曰儕於流俗人而

不自覺 豈恆苦者 今猶是也 自

先生殉節後 我在新中讀遺稿 感涕

後

其述而善之

上陳不

即

先生之

酬

字

事

不可仰 保白 懼 恒 益 世 方 此 人 而 我 乃 不 敢

相步乃出之故細小之心益切

一見 先生 分

先生固堂 辱教已四五乃我乃促寒自

後之白耶 伏即保中相教之於彼不多

身如腹中一掃一條痕一捆一索其
所以來也 亦以去也 亦以教也 亦以
所以教也 亦以教也 亦以教也
先以教也 亦以教也 亦以教也
亦以教也 亦以教也 亦以教也
亦以教也 亦以教也 亦以教也
亦以教也 亦以教也 亦以教也

先生教力求以

先生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報

先生也

遺書為余令即報讀但以此

後作堅卓的人格感化其教其使紙

文字皆圓其意其教力即不見於今之必

見於後矣

漱冥其益思所以能久而光大之

先生固不死也 然其生平研究学术颇忙又

已考亡妻葬并墓事、日无暇给、

故及来谢 不宜多

不宣再行 十月一日

整理弁言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当代名儒梁漱溟之父梁巨川先生自沉于北平城外积水潭。清帝逊位时，先生已蓄志一死，以期殉义救俗，后待之六年，见世事愈坏，卒捐身遂志。先生殁后，梁启超在报中读先生遗言，感涕至不可仰，称其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陈独秀、陶孟和、徐志摩、胡适等亦均撰文评论，对当时首都舆论界影响极巨。

先生之效止水之节，盖思殉一人之身以挽回世道人心，遗书虽谓“殉清而死”，实则适逢其时而已，易言之，即为国家为文化而殉身，又岂专为一家一姓之兴亡而已哉。越九年，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以彰。梁、王二公盖同殉道义与文化，后先一揆，求仁得仁，夫岂有二哉。

先生遗著一九二五年编为《桂林梁先生遗书》，次年付京华印书厂印行千册，分赠亲友，一九二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全书共四册，第一册为卷首，有林灏深先生序、梁启超先生来函及梁漱溟先生撰《年谱》、《谱后记》、《思亲记》与《桂林梁先生遗书叙目》。余三册为梁巨川先生遗著，凡六种：曰《遗笔汇存》一卷，系巨川先生所为遗言，影存笔墨原迹，次为遗书之一；曰《感劬山房日记节抄》一卷，系巨川先生少壮时所日记，次为遗书之二；曰《侍疾日记》一卷，系巨川先生侍母

疾时所作，次为遗书之三；曰《辛壬类稿》上下卷，上卷系巨川先生于清末辛亥所拟请代奏疏之未竟稿，下卷则民初壬子巨川先生所四上内务部辞职书，次为遗书之四；曰《伏卵录》一卷，系巨川先生晚年所为札记，次为遗书之五；曰《别竹辞花记》，系巨川先生殉义前所为志永诀之作，次为遗书之六。

此次校印《桂林梁先生遗书》，书名改题为《梁巨川遗书》，《遗笔汇存》因系先生手迹，故释文时于款式稍详，餘五种则施以句读，疏通文义。原书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小字，编校时之按语附于当页。新辑附录四种：《梁巨川先生遗笔》后有林兆翰所撰《梁公事略》以及《梁文端公遗笔集资印书诸公姓字》两篇，商务本删去，今次为附录一。梁漱溟先生追忆巨川先生文字甚夥，今自《梁漱溟全集》中摘录，汇为一编，次为附录二。陈独秀诸氏评论文字以及现代学者林毓生所撰长文，今并采辑，次为附录三。《遗书》中《遗笔汇存》皆为先生临歿时手书遗言，志气素定，神思不乱，下笔之顷无一毫苟且，真所谓视死如归者，弥足珍贵，故仍予影印，附于全书之后，俾我中华神胄之民瞻遗书而兴起，忠于国家、忠于文化，以至于无穷焉。先生本不以书名，而忠义凛然之气节与光明俊伟之怀抱皆不可掩，虽距今九十载，而凛凛焉有生气，凡披卷而观者，盖已觉浩然正气之充塞两间也。

后学黄曙辉谨识

目 录

桂林梁先生遗书序	1
梁启超先生来书	3
跋记	4
年谱	5
谱后记	43
思亲记	44
桂林梁先生遗书叙目	49
遗书之一遗笔汇存	
敬告世人书(戊午九月二十一日)	51
再告世人书(戊午十月初七寅刻绝笔)	62
敬告世人书(甲寅五月稿未完戊午九月补成)	62
贻赵智庵书(癸丑五月初三日)	70
留属袁冯林周彭五兄书(戊午九月二十七日)	85
留奉袁珏生兄书(戊午十月初六日)	91
留奉冯公度兄书(戊午十月初二日)	92
留奉林朗溪兄书(戊午十月)	93
留奉周霖叔兄书(戊午十月初六日)	94
留属彭翼仲亲家书(戊午十月初四日又初五日)	94
又一通	96
留奉邹紫东亲家书(戊午十月初二日)	96

贻曹穰衡汪珏斋二君书(甲寅五月二十三日)	98
留奉林墨青弟书(戊午十月初六日)	100
留示儿女书(戊午十月初四日中有间断)	101
遗书之二感劬山房日记节钞	107
遗书之三侍疾日记	127
遗书之四辛壬类稿卷上	
拟呈民政部长官请代递疏稿(辛亥年)	163
遗书之四辛壬类稿卷下	
呈内务部陈请退职书(壬子年中秋前一日)	189
再上内务部书(壬子年九月十三日)	195
三上内务部书(壬子年十月十八日)	197
四上内务部恳准退职书(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	198
遗书之五伏卵录	203
遗书之六别竹辞花记	259
读桂林梁先生遗书后序	275
附录一:梁公事略(林兆翰)	279
梁文端公遗笔集资印书诸公姓字	281
附录二:梁漱溟追忆文字摘录	282
附录三:相关评论	
论自杀(陶履恭)	291
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陈独秀)	297
梁巨川先生的自杀(梁漱溟、胡适)	298
论自杀(徐志摩)	306
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含混性的实 例(林毓生)	315
附录四:梁巨川先生遗笔(影印)	341

桂林梁先生遗书序

风尘涖洞，岁月不居，距吾友梁贞端公之歿，盖六年于兹矣。公子漱溟纂辑《遗书》六种并《年谱》一卷既成，属序于余。呜呼，余忍序公书哉。余初识公在亡友郑宸丹府丞丧次，宸丹病弥留，诸孤均在襁褓，属后事于公。逾岁，郑夫人继卒，饮食教诲之事，公乃以一身肩之。遗资故不丰，公为之悉心规画，俾足以敷饘粥，而存其契券于余。综其家用，一丝一粟，率月计而岁要之，出入不爽累黍，如是者二十年如一日。至于其孤之读书立品，尤谆谆致意，有过，督责不稍贷，以迄于成，虽家人骨肉不啻也。呜呼，此岂今之人哉。公生平制行多类是。清季，目睹朝政日非，故其言锐切，多忧危之辞，国步既移，而时局益机舛不安，公每谈及国计民生，惻怛哀伤，若惄然不胜其忧者，然亦未尝以死自明也。戊午十月七日，得公遗书诀别，则于是晨投积水潭死矣。噫，范文子之祈死在晋难未作以前，谢叠山之成仁实宋亡十年之后，古之贞臣义士，志决身歼，固不在时之先后也。公之言曰：“吾之死为殉清，抑不仅在殉清，实痛乎继清者不行仁政以及民，重负夫有清逊位之美也。”盖公于家国之隐痛，纲常名教之大防，与夫小民之疾苦呼吁，七年之中无日不往来于胸中，而低徊审慎，卒不能不出一死，以促当世之一悟也。其心重可哀已。近者距公就义之时又数稔矣，匪特将骄卒惰者如故，民穷财尽者如故，而椎埋攻剽之徒，建高牙，拥大纛，连城数十，带甲百万，争防夺地，日以杀人为事，以一二人之恣睢横暴，使天下重足而立，惴惴焉不知所以为生，如

水益深，如火益热，公之目其不瞑矣。虽然，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运会视人心为转移者也。公书具在，其言劲若雷霆，炜如日星，皆足发忠义之气，振末俗之靡，后之读公书者，知必有悲痛填膺，涕泗横颐，奋然以立身拯世为志，是书之所以激发后人，使有所兴起者，岂有涯哉？

乙丑五月侯官林灝深拜序

梁启超先生来书

漱溟宗兄惠鉴：读报知巨川先生遗文已哀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词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至虚懦慢士，日济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惟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后读公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公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乃我乃偃蹇自绝若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公于春秋絮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则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忙，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复奉谢，不宣万一。

启超再顿首 十月一日